禮記集說 第二

檀弓上下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問)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姬五)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註]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何居語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弔畢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疏]嚴陵方氏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五世之親爾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檀弓為之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徒本反)而立衍也

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註曰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礼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為權或亦以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大王傳位季歷之意歟○應氏曰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圈長樂陳氏曰本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其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正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爭故子生冢子接以大牢庶子小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文曰父不祭支庶之宅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先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君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廢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遂禍良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註】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卽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也○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熟問不必隱也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就養近而奉養之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幷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註】長樂陳氏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身親同無隱則身親異無隱身君同無犯則身君異喪三年身君親同無服則身君親異○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体也見彼之

義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方浪反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音姬命之哭

諺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諺 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疏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矣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听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汚猶殺也是於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於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旣不爲我妻則自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使如伯母之加隆也 疏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亦就其出母以定汚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受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黙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爲不敢處權惟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註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以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盡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爲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 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 ○ 長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故孔子於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於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註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爲壟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己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胡犬反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註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地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註廬陵胡氏曰作墓時當爲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芳服反醢

註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問使者之言而覆弃家醢盖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註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註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註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旣以喪父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旣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註】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無所疑【註】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褱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註】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而不謹則有悔悔其誠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註】馬氏曰君子之事親無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備物不可用者亦可以爲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明器之用仁知之道誠信之至者也知此則可以無悔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上声)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愼(讀為引 去声)也蓋殯也問於郰(鄒)曼(萬)父(甫)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詳】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礼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礼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迁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援而為宗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詳】說見曲礼

喪冠不緌

【諺】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頭傾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稷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

【諺】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椁周人又爲飾棺之具蓋彌文也牆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有畫爲黻者有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也【諺】馬氏曰自吳氏瓦棺而至夏后氏堲周周之有椁之象商人以瓦堲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土矣能無使土侵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以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人則緣商人之棺椁飾之以牆置翣棺椁以比化者畫翣以爲觀美皆所以盡孝子之心兼使之思於死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諺】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諺】四陵方氏

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帷柩而周圍如墻翣以飾柩而翼蔽如羽盖世愈久而礼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礼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註 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註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爲幕諸侯之礼也魯以綃爲幕蓋僭天子之礼矣

疏 庾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幕則天子以綃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礼所謂貴賤一者

周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异也此二言喪礼盡矣且礼文之制曾申獨私幕而不私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註 此事詳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不也明其爲讒則驪姬必誅是使君失其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諸 重耳又劝其奔他国而申生不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註 狐突申生之傅辭猶將去而告違盖身之永訣也申生自經而死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謚恭而已 疏曰註云

伯氏孤突別氏者孤是總氏伯仲是兄弟之字ㄷ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此下文云叔氏專以礼許人是一人之身字則別為氏也[疏]長乐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為順以孰為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孰ㄷ而不入則至於号ㄷ以將至於見殺則亦有義以逃之是雖於親有所不從而於義無所不順於親或不我愛而於鄉里無所得罪此古之所謂孝子也彼不善事親者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於已可以言而不言於事可以諫而不諫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隕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將以悅親而反辱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晋献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憚傷公之心於親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国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勤死生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晋侯殺其世子申生盖書晋侯以明晋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争国楚商臣殺君而簒位則申生之行盖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礼不以申生為不孝而以之為恭猶詩不以伋壽為不孝而以之為不瑕也然以春秋礼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為孝也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

其善也

【疏】朝祥旦行祥祭之礼也朝祥暮歌固為非禮特以礼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礼恐學者致惑故𫎇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礼亦未嘗許之以変礼也【附】長樂陳氏曰喪凶礼也祭吉礼也畢凶礼之喪猶為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此孔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祥之日鼓素琴不為非而歌則為未善者琴有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去声)丘縣(玄)賁(奔)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疏】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曰敗績公隊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佐車也

佐車副卓也綏挽而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国微末無
勇也二人遂赴鬪而死圉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
服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爵則死無謚殷大夫以
上為爵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公以義起遂誄其赴敵之功
以為謚焉 ◐方氏曰誄之為義達善之宗而不欲歸者也謚
則因誄之言而別之有誄則有謚矣 註 長樂陳氏曰春秋無
義戰則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
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亦成德之士使與
士喪同非礼也非義與智則貽害於一時非礼則乱法於萬
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小乱法於萬世其罪大記人即其罪大
者記之故曰士之
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 倉

註 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睆 呼板反 大夫之簀 責 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
然曰呼 吁 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 亟 矣不可以變幸

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擧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註] 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歎而噓氣之聲口童子再言也革亟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礼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 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礼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礼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乳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註] 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 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身已離形而不廢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攻過甚勇以正爲終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疏】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皃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托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述顔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礼畧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閭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刑始也

【疏】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魯地也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釋云邾人呼邾声曰婁故曰邾婁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行之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誣乎

魯婦人之髽莊華反而弔也自敗於臺狐駘苔始也

【疏】吉時以纚韜髮凶時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狐駘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也髽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

髽而相弔也 ■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
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註 廣安游氏
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且禮者行
乎其所可行者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也惟
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兵力
所至至於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者也故古者雖身音
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間耳
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復以矢臺駘以前未
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褰而不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
升陘臺駘二者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嗚呼自先
王之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際殺人至以數十萬
詩天下塗炭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可歎也大率
先王之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布
堂至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造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上下小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
戰而殺有所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
廢禮任其智力及夫軍旅死生之際苟可以自利而害人者豈
復恤哉故古人殺有所止與後世異蓋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
矢弔以髽則知兵禍之甚烈
記禮者記其失禮之甚也

南宮縚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總爾爾毋
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諺】縚妻夫子兄弟也姑死夫子敎之為髽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髽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敎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年用箭竹竹之小者也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髮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大感反)縣(玄)而不樂比(畢)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諺】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世也礼大夫判縣縣而不乐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諺】長乐陳氏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礼以中為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毋婦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礼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礼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

絲屨組纓 泛

註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礼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変吉之速然盖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皃其辭也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 註 李氏曰設而不用比御而不入加于人者也絲屨組纓不及于人者也同于人可也加于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非礼矣孔子篤于仁充之以礼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礼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盖蔽子有若而言孔子于其中

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

註 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遊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礼在所不吊■應氏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吊但其辭未易致耳若為国而死於兵亦無不吊之理若斉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吊也■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死於畏矣似難専指戰陣無勇也或謂鬪狠亡命日畏

註 庚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専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懼死者有所感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懼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感若死而不吊之類是也盖礼樂

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耻而不麗於過惡比其爲道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註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註 吳氏華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恨其不可繼而已 ○ 臨川吳氏曰行道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礼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礼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註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敬本礼樂之道也生而乐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乐於此矣

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疏曰周公封曾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illegible]長乐陳氏曰礼乐同出於人心而人者仁也亦出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則礼乐之道不過章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僞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礼乐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死仁人孝子乎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illegible]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及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礼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illegible]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礼苟循其情而爲礼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爲礼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爲訓故礼者通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illegible]天子以四海爲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且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illegible]周[illegible]以来始祔葬也書陟方乃死蔡氏曰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嶷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註士喪礼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礼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註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註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礼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弗念天顯於弟則戒之以其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不戒也礼不曰喪期廢業而曰大功廢業其意如此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註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

疾没世而名不稱焉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註長樂黃氏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爲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没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爲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平声

註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註吅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礼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旧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註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礼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爲位是曲巷中之礼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 馬氏曰凡哭必爲位者所以舒親踈恩紀之差嫂叔亂於無服而不爲位故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爲娣姒之

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中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盖非乚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旣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

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亦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嫂叔之

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

為之位焉迨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礼或有小功不為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

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不為位者為非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橫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

多作襵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譏之云非古也止是

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

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疏〕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扶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疏〕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喪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於食三月可以鮮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若夫以親之恩爲罔極語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疏〕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他外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阿

〔疏〕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礼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旁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疏〕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見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礼之所不禁也昔各王子請欲爲其母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去声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註 摂貨也十箇爲束每束五兩盖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註 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爲本誠以禮爲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求足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則不知本此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擅行之也觀其益子華之粟請顓臾之伐其所擅行者豈特此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爲成人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烏)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去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註 告死曰赴毋計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所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趍者

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礼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以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見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礼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礼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為亦哭也來者一句䟽長樂陳氏曰礼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情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礼以循義則先王之礼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之死孔子斟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体則哭於庙父之同志則於庙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友輔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知我者也故於野伯高之於諸以情則非所知以分則非師友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賜氏盖為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礼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礼也故勿拜之哭于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礼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䟽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礼書之言而自釋之歟諺叩陵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平声其子而喪去声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

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去声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平声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悉各反居亦已久矣

註 以哭其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况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以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羣而散居之久耳以離羣故散居也 註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名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盖曾子正己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與朋友之間相諛以色

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

註 内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内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居内非在房闥之中盖亦端居深處於奧之内耳 註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处有常所茍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為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節而長少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則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現)齒君子以為難

註 子皐名柴孔子弟子◆疏曰人淚必因悲声而出血出則不由声也子皐悲無声其淚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註 嚴陵方氏君子於此同不以為是然亦不可以為非特以為難而已経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盖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礼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去)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疏】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辟坐偏倚也衰服宜
敍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吝衰輕旣不倚斬重不言
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而為勤勞之事也◆馬氏曰
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亂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
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註】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
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
者服精卑者服粗故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
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
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
無從也小子行之

【疏】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
各一馬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
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
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曰之
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旧
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
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為之賻然上文旣曰入而哭之哀則又
何必迂其說而以為遇主人之哀乎【註】嚴陵方氏曰車馬曰

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
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註 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
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
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
易言哉 註 廬陵胡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
吳祭雖
遲不言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註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声散感傷之情也 註 嚴陵方
氏曰吉之先見者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
以獻其吉也受之必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 ◆ 長乐陳氏曰
祥祭而饋則君事畢而人事始矣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
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后食之義也
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姉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註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此盖拱立而右手在上也

註 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乂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姉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比礼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為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山陰陸氏曰二三子纖悉務學聖人如此盖有不應學而學之者亦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註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皃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倚而放者猶哲人為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註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曩語之詞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辭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況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註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爲楚越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爲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逍遙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爲徒也然安得怨蔫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歌○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者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皆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無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註以後章二三子経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盖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經也五服経皆兩服惟環経一服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註吅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礼也學記曰師無常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后歸以思也所重故也意世衰道微礼廢不明乎天下其視親之喪不能三年者盖有之矣而況於師乎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註公西氏赤名字子華孔子弟子也●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礼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礼也●詩虞業維樅疏云懸鍾磬之處以采色爲

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練素錦也緇布廣終幅長八尺旐之制也【大全】長樂陳氏曰顔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葬孔子則飾牆置翣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褒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註】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蚑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大全】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不牆不翣畫褚以蚑而葬之以蜉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子張之時旣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喪孔子則異於此者蓋有子於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詩占反枕去聲干不仕不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註 不反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註 疏曰朝在公門之內闕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方氏曰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曲礼云兄弟之讐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彼據不仕者而言之耳 註 叩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礼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〻也弗身共天下則身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其報之如此仕弗身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亦恥身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讐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曲礼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讐而不及從父者蓋交游之讐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交游不為魁可知矣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疏】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隆師也群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経帶亦弔服也故出則免之【註】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

易墓非古也

【疏】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疏】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礼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註】臨川吳氏曰哀敬言其心礼之本也礼言其物礼之文也礼有本有文末固爲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猶非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爲盡善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

宿也

註刘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爲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礼矣柩旣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礼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礼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宗行又何爲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疏謂其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答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上声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註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宲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

士喪礼小歛衣十九稱大歛三十稱歛者包裹歛藏之也小歛在戶之內大歛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歛于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置棺于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矣乎予出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叩陵方氏日飯即含也以米謂之飯含亦兼用珠玉而此不言者止据士礼也歛以衣歛其尸爲義其礼見喪大記以衣衾之數有多少故有小大之名也殯以攢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藏於野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塡池矣以曾子之吊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礼此從者所以訾其非礼也夫祖固有且意乃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后行遣奠之礼固礼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坎爲非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与坊記所言皆同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扶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註】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現)弔(上声)之琴和(去声)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註】均爲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疏】李氏曰先王制礼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聖人之大閑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約之以礼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引而至於礼故曰不敢不至焉○叩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礼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学之之力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去声)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

【補】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麻絰以雄麻為絰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吊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与齊衰絰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絰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為之服敢辭者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補】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疏曰大夫之賔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註】長樂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衰以免而麻衰牡麻絰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

見於言子游之誤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上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卑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以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惑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為賢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疏】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亂動皆中節矣○疏曰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詳】

長乐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幼名亦冠去声字亦五十大以伯仲亦死謚亦周道也亦

【註】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之也【註】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廟非特人不字父旁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因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旣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因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起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其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已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名伯南仲榮叔南秀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爾

經也者實也

【諺】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絰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斉衰以下用布◆朱子曰首絰大一搤是拇指与第二指一圍要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

【諺】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諺】疏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处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斈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礼也【諺】吅陵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徒為虛名而已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後世因以名其室毀竈取甓以綴於足而欲尸之溫也夫中霤則生時於之以居處浴必掘中霤

以示不復居處於此故也竈則生時於之以亨飪綴足以毁竈以示不復亨飪於此故也宗則生時於之以祭享蹕行必毁宗以示不復祭享於此故也凡此皆殷所常行殷尚質故礼之所田本周尚文故礼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礼者作乎周道焉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礼者行乎周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疏】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用乎謂無其財也鄭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日買布錢也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礼盖如此【疏】叩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疏】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国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註】長樂陳氏曰主亢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一死則無軽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軽邦邑先王恨夫爲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礼以戒之凡使引匿執告殫忠致命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此則瑗于願反請前

【疏】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刘氏曰伯玉之請前盖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悪其将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註】吅陵方氏曰葬之爲礼盖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後擇擇之且不可又況徇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乎苟惟樂己害人之事可爲則夫人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假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疏】弁地名孺子泣者其声若孺子有長短高下之節也聖人制礼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

傳而繇矣○吅陵方氏曰傳言由己而傳於後繇言使人有繇於前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傳繇之辨歟夫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爲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爲繼矣此孔子以是言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擧者出句尸出戶句袒句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亂者出亂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爲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嗤之也○馮氏曰經文作戶出戶上戶字乃尸字之訛也鄭註云尸出戶乃變服義甚明然註文尸亦訛爲戶遂觧不通○吅陵方氏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矣出戶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扶君卜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擧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庶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知其疾所以防微之

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人射人弔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敍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從去声**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去声**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註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舅之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説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作者似乎亂雜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喪事欲其縱縱總**爾吉事欲其折折**提**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

猶爾尒

註 縱縱給於趨事之皃折折從容中礼之皃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亦急情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昂昂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礼之道也 ○ 廣安游氏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礼為懼故疾舒之際常得其中 ○ 臨川吳氏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促遽然亦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舒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縱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徐緩怠惰則若不修整之小人唯君子得疾舒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不為也

註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為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註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可嫌故推而遠之

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 註 何氏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恐有混淆之失故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註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註 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處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註 其徒門弟子也次其人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 註 臨川吳氏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曰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

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註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礼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礼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形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鍾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不可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盖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註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齍明燭明竁者皆神明之也盖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笙鍾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去聲桓司馬言之也

註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卽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註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註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处之位歟 註 叩陵方氏曰肆其侈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肆其利心而至於害義曾不若速貧之為愈也孔子之言特為一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制之事驗之可謂知音者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註 大夫赴於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名伯夫名伯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縣子名知礼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脡為束問遺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礼亦不以出竟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註 交政於中国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国君相交接也此変礼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 註 叩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国豈特束脩

之問而已生旣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
不爲之哭矣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
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
當哭之㡯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
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也◆臨川吳氏曰愛而哭之謂哀
死而哭哭其所當哭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
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疏]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
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
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然周禮惟
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
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
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
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
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未
猶謙其說夏后明器蓋擧其失之甚者也[註]吅陵方氏曰明

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
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
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
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公叔木式樹反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
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
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疏】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而
異父者當降而爲大功也礼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
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亂而答狄儀而記者云
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礼之不同◆鄭氏
曰大功是【疏】張子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爲親
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嚴陵方氏曰礼異父亦謂之
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爲服以大功乃
其稱也而子夏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
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註]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礼謂礼所得為者然無財則不可為礼時為大有礼有財而時不可為則亦不得為之也[疏]吅陵方氏曰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礼無其時則勢不可以行礼礼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孟子所言不得不可以為悅者時與礼也無財不可以為悅者即此所謂財也◆廣安游氏曰為嫁母服此後世之礼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為雖有齊衰期之礼然財不足以備礼則行之必有所不備若有其礼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降之時亦不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盡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吅於父母男女之別以以禽犢依母不依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礼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母絶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於礼者之所畏也然後世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絶其母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薄寧過乎厚去古既遠行礼者當以是為心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去声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註]縣子名瑣◆[疏]曰古者殷時也周礼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

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国之伯名文為孟虎著𧙕衰之服
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著𧙕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
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𧙕衰也【註】朱子
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
許多貴貴底礼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
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
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礼數凡此皆
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
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
我死則亦然

【註】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
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
非是父母豫所屬托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礼者譏失言也【註】
叩陵方氏曰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內外易亦其一端耳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
帷堂小斂而徹帷

【說】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旣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其脯醢之奠事雖小主之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說】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尸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親設飾矣故徹帷焉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說】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今按儀禮布席于戶內注云有司布斂席也在小斂之前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說】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縣子曰綌去逆反**衰繐**歲**裳非古也**

【說】方氏曰葛之麤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疏者謂之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凉輕而

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疏】滅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哉言其鄙野而不達於礼也子皐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疏】曰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礼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礼爲麤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者因引孔子行礼之事言之【注】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而弔既小斂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去声)家之有亡(如字)子游曰有無惡乎齊

(去声)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

人豈有非之者哉

【疏】喪具送終之器物也惡乎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冨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須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註】馬氏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雖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疏】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盖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拒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汏矜大也言允有諾問禮事者當拱禮答之子游專輙許諾則如禮自已出矣是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疏 夏礼專用明器而宗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宗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宗人器而虛鬼器 註 馬氏曰旣器礼言陳明夕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宗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醯醢百甕盖譏其多於礼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宗之則非矣由是視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礼有祭器而不必宗明器也歟

孟獻子之喪下司徒旅歸四布爲夫子曰戈可也多

疏曰送終旣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亦得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註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絶天下恤喪之礼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愈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美也

讀賵曾子曰戈非古也是再告也

註 車馬曰賵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旣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盖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旣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註 臨川吳氏曰按士喪礼下

篇祖奠畢公賵賓賵其時賵者已致命於柩乃所賵之物書之於方又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賵若欲神之知之前既致命又讀之是再告于神也蓋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集說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諡成也遺慶封之族革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集說 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土 說 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暇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 臨川吳氏曰入請入卧內而請問其遺命也大病謂死不食之地謂地不可以種五穀以供民食者子高自謂生而不能利澤於人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擇不可耕墾之地而葬焉其意殆然不自足之其言依於謙儉蓋亦可謂矣已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甬

註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处如此 衎甬和適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旧說謂記者之畧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註 生既舘之死則當殯 ○ 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来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註 国子高卽成子高也 ○ 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蒲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摽之哉国子意在於儉非周礼 註 馬氏曰古之人尤畧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夜而後世聖人特卯慎終之礼故瓦棺堲周為不足易之以棺椁棺椁為不足被之以柳翣易之以棺椁者言無使土侵膚被之以柳翣者言無使人惡之凡此皆蔽之不得見者也周官冢人用爵等為之丘封之度与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取而国子高[illegible]之亦異於礼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声)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
與(平声)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註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未
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
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
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譏辭也 註 長樂陳氏曰君
子之於喪禮在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毋滕世子
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
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防)者矣見若覆
(方救反)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
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註 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爲墳也若堂者如堂之
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
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載之上三者皆用功
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鬃鬣之上
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一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
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

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内土於内而築之土与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手哉訊辭亦謹不敢質言也【註】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奢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註】礼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変婦人以葛爲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変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斉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変爲葛与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註】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礼亦如朔奠之儀也【註】金華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或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礼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内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疏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其當除者即自除之不俟主人主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疏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从木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蓋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霤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疏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体尊物備即位即造爲親尸之棺蓋袘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一說不欲令人見故藏之 註 加陵方氏曰椑即所謂櫬也君尊雖凶礼亦備豫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疏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窠木与具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為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仪礼亦總見一圖

註 山陰陸氏曰言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父兄命赴者

疏 疏曰生時与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士喪礼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疏 天子之郭門曰皐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皐門是庫門者郭門也◆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有所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尋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气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知矣◆今按馬氏以小寢大寢為燕寢正寢与旧說異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諺】剥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諺】材爲椁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事禮獻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諺】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諺】未殯哭不絶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反必祭告俾親之神灵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縓七絹反緣去声

【諺】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裏而已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之緣也

葛要平声絰繩屨無約

[集說]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絰繩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約謂無屨頭飾也○朱子曰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畧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角瑱吐練反

[集說]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耳君用玉爲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爲之也[通]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哀而則殺有聞矣故又爲角瑱以充之

鹿裘衡横長袪袪裼之可也

[疏]疏曰冬時吉凶衣裘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袪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裼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裼喪後凶質未有裼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裼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襲襲內有繢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今按袪者袖口也此所謂袪則是以他物爲袖口之緣既袪以爲飾故裼之可也[通]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鹿之皮爲裘也凡此所以爲易除之漸而已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註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疏 吅陵方氏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降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爲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註 疏 馬氏曰上二句既主生者出弔往哭爲義則下一句文意當同所識常爲句若所知之謂也死者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非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也

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杝棺一梓棺二 四者皆周

註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即前章所謂椑也梓木棺二一爲屬一爲大棺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惟棺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 衽每束一

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手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

天子以栢木為椁端猶頭也用栢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紂衣本士之祭服爵弁之色如爵也紂衣緇衣也○鄭氏曰經衍字也周礼王弔諸侯弁經緦衰○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進哭之故不服緦衰而服爵弁紂衣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臨廬陵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進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緦衰弔而服上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況使人乎

為之不以樂食

註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菆(才官反)塗龍輴(春)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禮也

註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先菆四面為椁使上与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今按菆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彼列反)姓而哭

註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礼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註作諡者先列其生之宗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称孔丘者君臣之辭此与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也註山陰陸氏曰按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於葉反)冠哭於大(泰)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註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 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註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驚駭故惡之也方氏設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註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而已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註 嚴陵方氏曰未仕者則無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註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

故舉士入爲

畢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爲母有所屈三年所以爲極而至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嚴陵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殯以帟賜之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애車ㅣ三乘이오公之庶長殤애車ㅣ一乘이오大夫之適長殤애車ㅣ一乘이니라

註此言送殤遣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得稱君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葬此殤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体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壙内四隅不容大爲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又庶殤並無也

公之喪애諸達官之長이杖이니라

註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今按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註朱子曰達官謂自得通於君者如内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然則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註弔於宮於其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孝子攀号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来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半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註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礼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註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蟜固人姓名點字晳曾子父也武子寢疾之時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唯君門乃說耳此礼將亡我之凶服以来欲以救此將亡之礼也武子善之言此礼之顯著者人

皆可知若失礼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
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擬礼而行武子雖
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礼矣其亦狂之
一端歟記者盖善曾固之存礼識曾點之亦礼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
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註】大夫弔弔於士也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斂或殯
之事而至則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事之時則
孝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是日不樂不飲
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也【註】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
及闑而不可以踰闑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
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言於衛而不可得則越
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註】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以力○
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凡執引用人貴賤
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從柩至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
悉執紼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擇舉之義
故在棺棺惟擇舉不長遠也【註】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
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惟在路用

之而已彌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礼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註 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喪家君無主後必使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則衆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諸擯者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註 蕢尚畫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礼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礼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礼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況言衆人之喪也 疏 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魯侯哭敝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註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

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臨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爲主者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嚴陵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臨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歟○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亦爲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平声）哉

諺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礼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亦豈常礼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意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叙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礼耳故曰我弔也乎哉○刘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経中言曾子失礼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諺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礼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仪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為尊故傳者居右時相喪礼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諺穀讀爲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礼也或人旣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爲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去声)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臨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仙然端靜持守之貞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去声)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孺子其辭焉

臨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子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何事正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爲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去声)於哭

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疏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恵弔亡臣重耳身喪其弔也不得身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恵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疏鄭註用国語知使者爲公子縶字子顯故讀顯爲縶也喪礼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礼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国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疏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夫不仁猶或有得国者而況於仁乎視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霸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爲特受之於舅犯而已向使自得於天資非由於人授推是以爲国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譏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註 礼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註張子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註 孝子之哀竟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礼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註邱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致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臨川吳氏曰順變二字叙節哀之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爲之節度之雖哀而有度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註 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处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註邱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

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為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
固所以有禱祠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
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道也復之時豈其魂氣自幽
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為陽有明之義北為陰有幽之義故
曰北面求
諸幽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臨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說拜與稽顙言之皆
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嚴陵方氏孝子哀痛
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
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為甚爾

飯(上聲)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臨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
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嚴陵方氏曰弗忍虛
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
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式志反)之愛之斯錄
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臨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為重畢
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

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曰愛曰敬非虛文也[諺]叩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爲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爲盡也○李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

重(平声)主道也殷主綴(拙)重焉周主重徹焉

[諺]礼註云主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礼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諺]叩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亦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懸於廟不忍弃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齋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弃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与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齋)敬之心也

註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奠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在於此乎且以哀其心而已耳 註 臨川吳氏曰虞以前親喪未久質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禮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爲外者眞能來享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祭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辟婢亦反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註 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算以爲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註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

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註】嚴陵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變也界於拜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慍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歟故曰慍哀之變也經曰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蓋謂是矣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火羽反而葬

【註】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体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緭素爲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爲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註】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絰居喪之礼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註】疏曰親喪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

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主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旣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去声)也

【註】此堂身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諺】朱子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註】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郞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殼)吾從周

【註】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處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諺】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旣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爲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不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旣封而弔者受弔於

曠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殷葬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疏】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叙所以北首之義【疏】叩陵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疏】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為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為尸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說】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此也舍讀為釋奠者置也釋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說】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說】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說】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故不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註】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礼云明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問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畀)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註】上文所言皆擬正礼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礼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擬士礼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礼如河曰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註】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疏】藍田呂氏曰礼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旣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

虞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旣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註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茢苕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袚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宗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註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爲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辭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

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註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从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註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从葬以人从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註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illegible]叩陵方氏曰喪之爲道所以致之於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於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註]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為旧君服見儀礼喪服章孟子言
三有礼則為之服讎何服之有与此章意似隊諸淵言置
之危地也戎首為冠乱之首也 [illegible] 長乐陳氏曰義起於情之
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礼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
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礼而礼
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国有為旧君之服者有不為旧君之服
者凡視情与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礼進之以識之所乐与
也退人以礼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
高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与不服所
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礼
不亦
誤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

[illegible]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
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上如字下音嗣

註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爲毁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礼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註疏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礼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註司徒以官爲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絰反哭之則中於礼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註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礼謂礼以恭敬爲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礼窮後有拜賓送賓等礼晏子窮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礼者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註 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也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体每一牲取三体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体分爲三个太牢三牲則九体大夫九体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註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註 山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之奢而欲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爲不知礼則二子所爲雖不同其爲不知礼一也然以礼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爲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

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疏〕因昭子存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礼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宗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東主人之南女賓在東婦之南礼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疏〕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爲大夫各之顯家今行喪礼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旧礼甬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与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与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沾讀爲覘此記礼之變〔疏〕吅陵方氏曰礼之辨異莫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戚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因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礼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疏〕哭夫以礼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疏〕吅陵方氏曰経曰寡婦不夜哭盖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穆伯之於敬

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爲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爲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疏 以爲失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視其所行蓋信其失而知禮也至死而無見其暴禮故歎恨之○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 疏 山陵方氏曰曠無喉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疏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未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疏 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壹者專一之義猶常也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

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疏]子游言先王制礼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礼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也此二者皆制礼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国礼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婢亦反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疏]此言乐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今且从疏刘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删舞斯慍三字今亦未敢从○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盖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体乃至起舞足蹈手揚乐之極也外境遠心之謂慍凡喜怒相對哀乐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与心違所以怒生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礼云乐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乐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乐相生慍

斯戚者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爲憂戚憂戚轉深因介歎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礼朝殯夕歌兒童任情倏啼欻笑今吾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礼品階格也節制斷也○孫氏曰嘗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至踊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此所謂孺子慕者之直情也舞蹈辟踊皆本此情聖人於是爲之節註李氏曰礼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與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于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以微情唯有文故制絞衾設蔞翣以使弗惡蹢藍之斯遠而行之奚而食之使人弗倍此所以與物也◐叩陵方氏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同常如此則礼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已品於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礼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

疏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太古無礼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礼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体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註廬陵胡氏曰倍与背同古字多假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去声)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上声)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疵)也

註 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体之遣既葬則有吳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制礼以來未聞有舍而不為者為此則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矣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礼其深意蓋如此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為礼之疵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旋)出竟(境)陳大(泰)宰嚭使(去声)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註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疫病之人也大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猶言此人指嚭也多言猶能言也盍何不也嘗試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衆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疏 二毛斑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畧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嚭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宰嚭如何 疏 鄱陽洪氏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有辯正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疏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之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illegible]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俟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疏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疏叩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国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於諸侯亦稱大子必稱羣后以別之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疏知悼子晉大夫名罃平公晉侯彪也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疏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

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在堂在殯也況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註言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供又敢與去声知防是以飲之也

註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亦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註揚觶舉觶也盥洗而後舉致絜敬也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酌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国行燕礼

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傳作屠蒯文亦不同國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礼於服則衰経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身歛往弔莫不盡礼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禭幷弓之卒隱公不身歛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鍾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人者義也皆礼之所与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終於不可見尊亥唐而終於不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義者蓋亦勉強之而已左傳謂屠蕢責乐工以不聰責嬖幷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宗一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譲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吳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爲過矣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謚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歿則諱其名故爲之謚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疏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国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旧典而脩舉之也按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疏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方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蓋溺於利而忘義蔽於情而忘礼者人謀之所不与而鬼謀之所違篤於義而不謀利尊於礼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与而鬼謀之所从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哉○嚴陵方氏曰曲礼曰居喪之礼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礼也唯石祈子不爲之龜之得兆於祈子其有知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註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時不在家家人一不得以致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註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礼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諺叩陵

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乎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子亢以義非之不亦宜乎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疏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葬說見上篇疏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豎盤百甕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吅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美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疏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羈所以絡馬靮所以經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爲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疏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从亡而及於秋羊說晉文公之賞从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从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通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靮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

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吅陵方氏曰獻公之反國將班邑於从者而後入則是私於从己之昵而忘保国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詛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縣潘二邑名丂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旨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襚以襚之又之二邑此雖見国君尊兵之意然弃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礼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

又同棺乎弗果殺

諺屬如周礼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記者善尊已守正而不从其父之乱命諺長乐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爲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从其乱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繹

諺仲遂曾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曾卿垂魯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礼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殷謂之肜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乐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乐卒事君子以爲礼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爲非礼○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挾公羊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至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与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

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並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出詩韓簡兮註○愚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擬此則萬舞信爲武舞矣呂氏豈偶忘之耶【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絶故也祭礼爲吉卿卒爲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辭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詁】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槨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窆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身経也魯有初言魯国自有故事也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詁】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

云四植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噫弗果從

臨疏曰嘗試也言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誰有強逼於爾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假言畢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礼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礼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應氏曰周衰礼廢而諸侯僭天子故公室之窆桓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窆桓視桓楹其陵替承襲之弊有自來矣

戰于郎公叔禺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童汪踦紀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註 戰于郎魯襄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為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恤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身其隣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鬪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註 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也

○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

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石)諸射之斃一人韔(暢)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

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陸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韔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韔弓衣也謂之弃告之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礼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礼也以敗此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与礼節並行非事君之礼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疏曰朝与燕皆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礼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驂乘之法此謂凡常戰士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註長樂陳氏曰从君之大義而忘已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爲行已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義也礼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礼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与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与故其責

輕商陽所殺止於三者姑以成礼而已然則朝坐燕与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就有道奚與有命天下皆脊也陳文子去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礼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註】曹伯之卒魯成公十三年也襲賤者之事諸侯从之不知礼也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註】荊爲貢州名楚立国之本号魯僖公元年始稱楚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礼而不能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礼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变之宜足以雪恥【註】長乐陳氏曰荊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荊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去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詳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称惠伯爲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从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滕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礼也此疏云敬叔弓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叔之記惠伯之知礼也二説不同而皆可具如彼註言礼耕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礼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辭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弃命害事亦非善处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佛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从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札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可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闢於路畫獲宮而受弔焉

註哀公魯君辟於路辟讀爲闢謂除
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註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襲者以輕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爲兌故讀奪爲兌杞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註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左傳言齊侯弔諸其室
註延陵方氏曰弔人交於喪尤欲其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𪏆他昆反之喪哀公欲設撥半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春而椁幬道諸侯輴而設

幬爲揄于池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註蘋家公之步子曰說以撥爲紼未知是否三臣魯之三家也顏柳言天子之殯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椁幬者叢木爲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有幬而無椁揄池以水浸揄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濇滯也今三家亦輴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礼之罪而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揄池以滑之欲揄池用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所用池無所用池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礼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輕見然以文考之爲揄池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揄池而滌於道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否闕之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註以妻我以爲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辭文過之辭○疏曰天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緦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詳 劉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為衰之事觀之矣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為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然口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我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有如子皐而有是哉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去聲)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詳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為士未賦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群臣同猶違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群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士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雖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不為服也

其曰違則居其国之時固陳之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

註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礼葬則親形已藏故吳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註 卒哭而諱其名盖事生之礼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已語辭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註 周礼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于宮也其令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迁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旧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疏 叩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註二名二字爲名也此記避諱之礼 註山陰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註櫜甲衣韔弓衣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礼处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国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註先人之室宗廟也曹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註云書其得礼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註]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敬心之所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豈似重有憂者言甚似重疊有憂苦者也而曰乃曰也虎之殺人出於倉卒之不免苛政之害雖未至死而朝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爲愈此所以猛於虎也爲人上者可不知此哉[註]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罟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佳買反乎

[註]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己見之乃曰不可者蓋古者不爲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已夫已止也不强

其所不顧也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其言甚正但大
禹征苗已有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
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叛則始於殷周耳【謹】長樂
陳氏曰黃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三幣豈
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哀公之於周豐執摯
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
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
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叛也蓋誓生於
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
使敬則民始叛周豐之言凡欲哀公脩敬信以感民而已論之
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如
陵方氏曰夫吳夏之得天下也以禪周之得天下也以專禪之
則出於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夫墟墓之間民之
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
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
而反以致民之叛而已且畔固甚於叛也畔其言未足為甚
叛者衆於是為甚焉禮義忠信誠愨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
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
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唯其結之而聚
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謹】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
慮家亡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

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民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註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嬴博齊二邑名

其坎深去声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字廣去声輪揜坎其高可隱於刃反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平声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註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為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為命者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遊魂為變之無方也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於旣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吾言無不之也者慰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己以歸也

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亂辭而不爲夾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適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石梁王氏曰還身環同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疏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玉於邾君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卽行含禮也○疏曰凡行含禮未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卽使人含若斂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石梁王氏曰坐當訓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註 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龎大則行人君龎大

之礼于循迂也有戾遠之意今人臣来而欲行人君之礼是易于相離矣我国未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諺】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爲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遺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且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処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戾大久已行王者之礼也又自言我非譎詐者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郑人之信其言也此者徐国君臣之僭且明郑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与廟絶族故不得哭之於廟【[illegible]】延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疏】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旣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拠遠者爲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喪服我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並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拠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杖也【注】仰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后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服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特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武粉反其人

【註】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焉亦奚以多木爲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

宇畿內之義材固不足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刎其人又何法之竣乎礼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吳人致本不用命者然後国有常刑吳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疏]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疏]廬陵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臨川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兵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宮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

君踰月而后舉爵

註 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而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 ◐ 疏曰豬是水聚之名 ◐ 石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爲是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註 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礼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諸大夫發礼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答善於禱也 ◐ 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 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 ◐ 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祀歌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

仲尼之畜(許六反)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去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上聲)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註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註 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方氏曰曾昭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 註 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身以爲障蔽者也犬馬之畜於家以爲代御者也障蔽者敝所不能弃而代御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去聲)君在弗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去聲)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

註 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

道斯其行者遠矣

諺 內霤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刘氏曰此章可見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閽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感促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諺 陽門宋之国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名爲司城子罕乐喜也戴公之後覘闚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諺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体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微無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国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

其上焱其長而犇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為是□長乐陳氏
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莫抗段熲褁一人之瘡而西羌
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
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於兵未賞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
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仁不可為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处
魏秦人罷兵譬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尋果在蕭楚子之
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石林葉氏
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国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
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国
不敢侮鰥寡而况於士民乎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乱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也
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
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侯卒哭乃
不以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異吳身卒哭之祭故羣
臣至卒哭而除記禮乱恐迫礼所由廢□岀陵方氏曰君以
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以
不能三年則
失礼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

子之不託於音也歟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拳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去声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諺】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不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会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夷踞之脛則壤猶故人耳盛德中礼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会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肯以淺得聖人之処其所難処者矣◑刘氏曰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沐槨壤登已治之槨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與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与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槨之滑膩也壤之麻敗礼法甚矣夫子佯為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無礼乱夫子必當已絕其交故問曰子未當已絕之乎夫子言為親戚者雖有非礼未可遂失其親戚之情也為故旧者雖有非礼未可遂失其故旧好也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

【諺】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畧於喪歌者夷俟礼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慟絕之不為過親喪而

歌豈止違礼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絶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旧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礼如子皮琴張者盖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註 文子晋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盖設此說欲与叔向共論前人之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直吏反）於晋國不没其身其知（去）不足稱也

註 处父晋襄公之傅也并者兼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註 叔譽又称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从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国危乱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辞此

蓋為他日高爵重禄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註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随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国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吶吶如易反然如不出諸其口

註中身也見保礼鄉射記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吶吶詳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燭其子焉

註管鍵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為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矣而舉之即不遺友之宗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廉潔之至

註長乐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鄉為未足則友於一国以一国為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誉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誉以陽处父與舅犯為

可與歸文子則謂处父不足於智勇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
子之愈盖太剛則易壓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
处父弁爲之其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已懷仁者有君勇犯
見利而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
其身謀諸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人於仁智爲不足武
子於仁智義則兼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
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盖
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錄
賤不遺雖衆不繆豈非長於知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
老之所戒乐奏肆夏自文子始其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
何也盖奢僭在
已交利在人

叔仲皮學效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
仲衍以告請繐歲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
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註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経皆然惟弔服之環経一股
○疏曰言叔仲皮欲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礼叔仲皮
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爲舅者齊衰而首服繆絰衍
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
何以著非礼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爲然乃請於衍令
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又答云其者吾喪姑姊妹亦如

總衰環絰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而環絰 註 山陰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父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註 成魯邑名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朱子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兄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皐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 註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悔故兄之死有昔不爲衰者而今爲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者示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耳蚕績范冠之謡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宗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爲慼而以克敬典者爲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䟽子春曾子弟子矯爲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宗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宗情矣此所以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暴 步卜反 尫 汪

䟽左傳註云尫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與 平聲

䟽此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䟽巫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䟽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甚迂濶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註 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爲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豈不聞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則亦已疏矣 大全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圭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註 生旣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